

母親的秘密

呂長椿

母親的心裡，清晰地記憶著一棵特別的樹——一棵結實纍纍的橘子樹。每當她講起自己的童年往事，就會興致勃勃地提起這棵橘子樹。她說：「小時候，老家前面有一棵枝葉茂盛的橘子樹，當橘子成熟時，其他鄰居玩伴們都不敢去偷摘橘子，因為養父母已經再三嚴厲警告過他們『不許去碰』！可是一些年紀稍大些的孩子，卻會慫恿我爬上去摘橘子，因為他們都知道養父母很疼愛我，絕不會責罰我。所以這棵樹是我專有的哩！別人都不可以摘，只有我可以。」每當母親講起這段童年往事時，臉上泛光露出微笑，陶醉在被溺愛的記憶裡。

母親從小就受寵愛，長大以後也是樂意付出愛心的人，是一位很陽光型的女人，開朗、熱情、記憶力強、富有愛心，觀察人或分析事，她總是先看好的一面，然後才想是否也有壞的一面。她毫無心機，很容易信任別人，樂意跟任何人做朋友。

記得小時候母親與六位鄰居結拜為姐妹，號稱為「七仙女」；多年來，她們守望相助，互通消息，互相推薦擔任眷村內國民黨的小組長；不時結伴旅遊，一起玩笑取樂；甚至也曾追趕時髦，相約去到當年美軍及空軍飛官都愛去的舞廳，大展舞藝。

母親是一個典型的性情中人，特重感情。可是，母親與父親的感情生活卻經歷很長的苦澀辛酸期。嫁給父親的前十五年，她生養四個小孩，又盡力協助父親開創副業，希望能改善生活；她種過木瓜、養過雞鴨、賣過豆漿早點、開過乒乓球場。可惜先後所做的幾樣小生意都不賺錢，甚至倒貼老本，手頭一直非常拮据。母親卻總想著要幫助比自己更不幸的親友，即使自己沒有餘錢，她也會私下向熟人借貸來幫助親友脫困。為了她這股「捨己救人」的衝動，父親多次惱羞成怒而破口大罵；他們不時翻天覆地的大吵，在我童年的腦海裡留下很深的陰影，使我對家庭生活有莫名的懷疑與恐懼。一直到現在，我已經六十多歲了，偶而在夢境中回到兒時的老家，我還會被自己驚恐的哭喊聲嚇醒。

中年以後，父親自軍中退役，倆人有較多時間的相處，婚姻似乎已通過了磨合期，漸入佳境。他們時常參與天主教會的活動，父親去教堂虔誠祈禱，母親則去交友結緣。天主給兩人不同的特殊恩典，一個重出世，一個很入世。父親曾經在天主教大灣幼稚園擔任主管，母親則負責廚房工作，供應一百多位小朋友的營養午餐，前後有十年。在此期間，他倆也數次率領教職員去東南亞旅遊。這是他們一起做出的最有成績的事業了。父親又經常組織教友團體去大陸，母親多次隨團同行，旅遊朝聖也尋根探親。對於浙江新昌老家失聯幾十年的親戚，父親是小心翼翼地來往，母親卻熱情大方，更得人緣。

公元 2000 年，父母親在正萱弟出面擔保下，取得美國綠卡，開始他們十年的「西遊記」。在此期間，倆人曾在洛杉磯購屋置產，試著長期定居、苦讀英語、歸化入美國籍，可是牛刀小試一番，倆人很快就發現自己難以適應洋人、洋食、洋習慣，還是台灣才是正牌的寶島，最後選擇放棄了綠卡，做個快快樂樂的台灣人。

在跑綠卡的十年中，我注意到母親的記憶力逐年急遽退化。起初，母親開玩笑說：自己頭腦內破了一個洞，進去的東西一轉眼就溜出去了！聽到的人也就笑一笑，不以為意。漸漸地我發覺母親除了記憶力退化之外，偶而也有其它情緒失控與時空混淆的問題，這就不可等閒視之了。

順芳妹與我早已聽說有所謂的「老人失智症」，我們建議儘快帶母親去醫院求診，聽聽專科醫師的診斷評估，及早做適當的保健或治療。可是父親與正萱弟一直堅持母親的現象只是正常的老人退化，不足為怪，也不需用藥物來治療。父親所閱讀吸收的資料告訴他，到目前為止，老人失智症是無藥可醫的，連美國總統雷根得到這病，全美國最傑出的專科醫師也都束手無策。因此父親的結論是：只要我們大家給媽媽更多的愛與關心，那就夠了，不必用藥劑，一切聽其自然！

起初，我不願與父親爭辯醫藥的事，也就聽隨他處理母親的症狀。自公元 2009 年，即民國九十八年起，母親記憶力退化更嚴重，她的情緒也更加失控，常為小事暴怒哭叫，經常時空混淆，出門會忘記自己身在何處，將過去的事與現在發生的事混雜在一起，買東西時或是多次付錢，或是忘記是否已付款。

但是在公元 2011 年，即民國一百年的年初，順芳妹與我極力堅持母親應該去看神經內科的醫師，並與醫師配合，開始更積極地治療。此時父親自己的健康狀況也大不如前，就勉為其難地接受母親需要求診的事實。

經過數位專科醫師的詳細檢查，做過腦部核磁共振斷層掃描及其它測驗，終於診斷出母親曾經有過兩次小中風，腦部已經受損，傷害到她的記憶及其它心智功能，她的失智症已經確定是中期，於是開出數種特別藥物，希望能減緩症狀惡化的速度，盡量保持她生活的品質。父親終於接受「失智症」是一種特別的疾病，但是他仍然懷疑醫生所給的藥對母親是否真有益處。

讓我們非常驚訝的是，母親過去兩次小中風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？為什麼家人竟毫無所覺！對母親多年來心智健康的惡化毫無警覺，也未採取行動及時治療、防範惡化；我們都非常後悔。

起初母親心智症狀惡化的速度很緩慢，她仍然保有豁達、開朗、熱情的特質。我記得自己第一次陪母親去醫院看專科醫師時，她見到「神經內科」的牌子，還會自我解嘲地說：「我又沒有神經病，幹嘛要來看神經科醫生？」

但是當父親過世之後，突然間母親的「失智症」由中度轉為重度初期。她常常會很茫然地問：「爸爸到哪裡去了？」她很容易就暗自流淚，夜裡也會喃喃自語，輾轉難眠。父親過世後的第二十一天是父親的生日，我用輪椅推著母親到公寓大樓底層的庭園散心，忽然她說想要唱一首歌，我說好呀！於是她開口輕聲唱了一首台灣老牌流行歌曲：默默地祝福你！

就這樣悄悄別離，就這樣離我遠去，說一聲珍重再見，我在默默地祝福你！

把眼淚偷偷擦去，把深情埋在心裡，說一聲珍重再見，我在默默地祝福你！
我要寄語白雲，我要託付流水，帶給你一點兒消息，訴一訴離別的情意。
我永遠忘不了你，我永遠懷念著你，說一聲珍重再見，我在默默地祝福你！

我很訝異母親選了這首歌來吐露她心靈的思念，她竟然能唱出全部的歌詞。她的身軀被疾病禁錮在病床上或輪椅上，但靈魂卻是自由的。在她生命的旅程，即使到了最後，她也不放棄吐露心靈的真情。

我在美國時曾聽過人們幽默地說，當一個女人得到重度失智症後，她第一個忘記的人往往是她的丈夫；而一個男人得到失智症時，他最後一個忘記的人是他的太太。母親的失智症從她記憶的寶庫裡偷走了太多的珍寶，但是，它似乎並沒有把父親偷走。

父親過世半年之後，母親因肺炎、膀胱尿道炎，多次進出醫院。就在住院治療的期間，竟然兩次跌倒，導致髖骨斷裂，不再能行走，甚至於只要略略屈伸右腿，也會因疼痛而哀哭。

父親過逝八個月後，11月22日上午我由美國回到台南母親的家，第二天母親再度腦中風，失去語言與咀嚼吞嚥的功能，在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治療七天之後，回家療養，漸漸成為憂鬱症。白天她昏昏沉沉的，全靠鼻胃管將液態營養及五種慢性病藥劑灌注入胃腸。在母親再度中風而失語之前，她跟我講的最後一句完整的話是：「你去看過爸爸嗎？」
兩個半月之後，母親又再感染輕度肺炎，並因暫停服用通血栓藥劑，而再次有輕微腦中風。

至此，我們明白了一個很傷心的事實，那就是，因為母親的體質欠佳與病情沉重，現在醫藥能為她所做的非常有限，專科醫師們嘗試提供的各項改善母親生活品質的治療方式，都不能適用在她身上。眼看著過去充滿陽光的母親，如今身心像是被迫藏到烏雲後面，而且黑雲愈來愈濃暗。難道在密雲後面，發生了甚麼異象？原本像似快樂出帆的遊艇，現在卻航向深夜無盡的大海。不知天上星光何時才會再出現？

為現代的生物醫藥科學來說，失智症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奧秘，我們都盼望這個奧秘能早日解開。為我來說，母親的失智症也是一個奧秘；但是，在她時而遲滯，時而深邃的眼神裡，尤其是那些滿眶充盈的眼淚，似乎想要滴出一些秘密。

媽媽，您想要告訴我什麼嗎？